

三

卷121

673

部六：8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市糴考一

均輸市易和買

周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市斂布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注見錢幣考

水心葉氏曰熙寧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



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  
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  
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  
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  
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  
法行而天下終以大敝故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  
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  
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餘  
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  
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

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  
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  
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於常數之外若是  
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恤之也  
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  
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  
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  
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  
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  
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

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况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從其後頻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邪

愚論見錢幣考

漢武帝元封元年置均輸官

桑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一歲之中諸



均輸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時歲小旱  
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  
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昭帝時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  
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  
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  
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  
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修則人侈  
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輸以進  
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爲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

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爲虜所俘乃修鄣  
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貨長財  
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財外乏執備  
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不足於食者器械  
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  
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枏梓竹箭燕齊  
之魚鹽氊裘兗豫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  
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  
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  
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  
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  
用費哉夫導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  
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  
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况上爲之利乎傳曰諸  
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  
利孔爲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  
其拙農人納其穀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  
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  
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謙蜀漢之布也

亦人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  
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  
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  
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  
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  
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  
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  
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  
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



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戰士或不  
得祿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人以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古之賢聖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

庖故善爲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

先公曰今按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也然農民耕鑿則不過能輸其所有必商賈懋遷乃能致其所無今驅農民以效商賈則必釋其所有責其所無如賢良文學之說矣太史公平準書云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疑未明班孟堅採其語曰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作如異時三字是謂驅農民以



效商賈之爲也東萊呂氏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義理所在當惟其明白者取之是以通鑑取志語云

水心葉氏曰平準書直叙漢事明載聚斂之罪比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以爲安寧變故質文不同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緡之令鹽鐵榷酤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

貨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爲抑恐此意遷亦未知也

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莽有所興造必欲依古經文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卽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

樂語樂元語河間獻

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諸侯之書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

傳記各有幹焉

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

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各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採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蠶桑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居處所在爲區謁舍今客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

官一歲諸司市嘗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他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無令折錢萬物昂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低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積物待貴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



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爲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備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爲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爲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噫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妬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東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

謂租賦并僱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

輸於京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

日均輸

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買販無異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爲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綾

絹布

詳見  
糴門

唐德宗時趙贊請置常平官兼儲布帛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并權商賈錢以贍常平本錢帝從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數

德宗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爲宮市使置白望數十  
百人以藍敞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  
及脚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  
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言其弊而中官言京師百  
姓賴宮市以養帝以爲然順宗卽位乃罷之

按京師百姓賴宮市以養之語出於中官之口此  
輩逢君之惡豈能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休戚然  
王莽之五均介甫之易市亦皆以爲便百姓而行  
之且舉周官泉府之法以緣飾其事然則名爲效  
周公而識見乃此闖之流耳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七年詔應劔南東西川峽路從  
前宮市及織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歆正龜殼等宜令諸  
州自今只織買綾羅紬絹布木綿等餘並罷之

宋朝如舊制調絹紬布絲綿以供軍需又就所產折  
科和市其織麗之物則東京有綾錦院

初平蜀得錦工百人始置

院所織有錦鹿胎花羅縐縠綾絁

咸平初嘗停織機百餘令織絹西京真定府青益

梓州亦有場院主織錦綺鹿胎透背

潭州舊有綾錦務淳化四年廢

江寧府潤州有織務

江寧歲無定額潤州萬疋又婺州歲買萬疋潤州務舊十二日

爲一疋王子與制置江淮疋減一日歲梓州有綾綺

終不如數至被答筆景德三年詔復舊  
場又溢州市買院亦織熟色綾及彭錦漢印蜀眉陵  
簡遂資榮普州懷安軍皆織大小絹歆正花紗太



各府貝滄德博棣杭越湖婺州和市小綾廬壽州折  
科小綾乾德四年蓬州請以租絲配民織綾給其工  
直詔不許舊濟州有機戶十四歲受直織綾開寶三  
年詔廩給者送闕下餘罷之湖州亦有織綾務太平  
興國中從轉運使熊延吉之請停務女工五十人悉  
縱之至道元年杭州置織務歲市諸州絲給其用後  
罷又亳州市縐紗大名府織縐縠廬壽州亦青齊鄆  
濮淄濰沂密登萊衡永全州市平絕廬壽濠泗和泰  
軍亦折科官絕又東京榷貨務歲入中平羅小綾各萬疋以  
供服用及歲時賜與諸州折科和市皆無常數唯內  
庫所需則有司下其數充足而止

五年又詔官中買物有元不出產處毋得抑配擾民  
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

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  
及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  
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  
之仍令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則許  
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其倉耗及頭子錢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本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  
按玉壺清話與澠水燕談二書皆以爲始於祥符  
初因王旭知潁州時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  
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爲例而  
澠水燕談又以爲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



便今行天下於歲首給之然予按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蓋始如此以三書考之當以范說爲是蓋范嘗爲史官耳予讀詩人袁陟世弼所爲墓誌序其當仁宗時爲太平州當塗知縣且言江南和市紬絹豫給民錢郡縣或以私惠人而不及農者當塗尤甚世弼所爲條約細民始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愛天下多矣而其後以鹽代錢以爲縑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存然後知左氏所謂作法於涼

其說不誣矣

國初凡官所需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開寶三年令天下諸州凡絲綿紬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筈皮革筋角等所在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有科市以致煩民淳化五年詔諸州科買物非風土所出多課民轉市於他處及調役飛輓不均者件析以聞當議均減

止齋陳氏曰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如轉運使輒加重詔旨禁絕之熙寧理財多折見錢而諸郡猶有添起貫陌不等之弊朝

廷隨卽行遣今之困民莫甚於折帛而預和市尤爲無名之斂然建炎初行折帛亦止二貫戶部每歲奏乞指揮未爲常率四年爲三貫省紹興二年爲三貫五百省四年爲五貫二百省五年七貫省七年八貫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損其價兩浙紬絹每疋七貫文內和買六貫五百文綿每兩四百文江東路紬絹每疋六貫文則科折之重至此極矣不可不務寬之也

皇祐中詔曰三司歲下諸路科買多出倉猝故物價翔踴傷民其度民所堪先期告戒若府庫有備勿復收市嘉祐三年樞密副使張屏請罷民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物其庫務物之闕供者在所以官分售之於是置減省司於三司命韓絳陳升之等總其事自是多所裁損矣

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景祐中嘗詔須庫物有缺乃聽市於雜買務皇祐中帝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物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景祐之令使皆給實直其後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悉開雜買務以見錢售之



內出金帛欲易錢者舊付雜賣場至是又悉請送左藏庫計直易錢詔皆可之至嘉祐中復詔金帛付雜賣場以三司判官監視平估以售毋抑配小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糯米有餘蓄請令發運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權貨務備三路軍需從之

神宗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漕司王廣廉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錢千課絹一疋其後和買并稅絹疋皆輸錢一千五百詔條析以聞時王安石右廣廉顥言不行

祖宗時官市布帛依時直以濟用度其有預給直俾偕歲賦以輸公上謂之和預買然價輕而物重民力浸困其後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

時右正言李常亦言廣廉以陳汝羲所進羨餘錢五十餘萬緡隨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稅折科放買外更取二十五萬緡請以顥言付有司行之不從

七月以京東預買紬絹并息錢五十萬緡賜常平場司按熙寧初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爲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

之紬絹而已息錢惡從出蓋當時言利小人如王  
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絹一疋其後疋絹令輸錢  
一千五百是假和買紬絹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  
分之息如明道所言可見其刻又甚於青苗矣  
四年遣李元輔變運川陝西路司農物帛 中書言物  
帛至陝西擇省樣不合者買之糴糧儲於邊期以一年  
畢

五年戶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四兩  
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緡有奇

均輸市易 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今天下財

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  
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  
儉物貴難以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  
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  
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  
鹽礬酒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  
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  
供之物皆得徒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  
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  
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亡以便



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  
詔令本司俱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  
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爲  
擾多以爲非向旣董其事乃請置官設屬帝曰茲事鼎  
新脫有紛紜須朝廷堅主之使得自擇其屬若委以事  
而制於朝廷是教玉人雕琢也向於是辟置衛琪孫珪  
張穆之陳倩爲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所當上供之數  
中都歲所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  
降付有司從之

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  
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  
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旣已  
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  
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  
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  
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  
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  
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  
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  
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諫官李常論均輸不便他日帝語宰執曰朕問常何以名均輸常言買賤賣貴而已朕諭以禹貢納粟納秭此卽均輸之意豈買賤賣貴哉王安石曰常所言乃平準非均輸也蓋常亦不曉均輸之名耳帝復以手詔褒諭薛向然均輸後訖不能成

元豐二年帝因論薛向建京師買鹽鈔法無成事語侍臣曰新進之人輕議更法其後見法不可行猶遂非憚改均輸之法如齊之管仲漢之桑弘羊唐之劉晏其智僅能推行况其下者乎朝廷措置終始所當重惜雖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國計甚便姑靜以待之

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於是中書奏在京師市易務監官二提舉官一勾當公事官一許召在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內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產業金銀充抵當五人已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勾行人牙人與客人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如願折博入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賒請

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卽出息一分  
一年納卽出息二分以上並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見要  
物而實可以收蓄變轉亦委官司折博收買隨時估出  
賣不得過取利息其三司諸司庫務年計物若比在外  
科買省官私煩費卽亦一就收買故降是詔又以贊善  
大夫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仍賜內藏庫  
錢一百萬緡京東市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錢其餘  
合有交鈔及折博物令三司應副

時三司起請市易十三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  
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務覺察按置御批削去此條

七月諭王安石聞市易極苛細人皆怨謗如權貨鬻  
冰則民鬻雪者皆不售市梳樸則梳樸貴市脂麻則  
脂麻貴安石皆辯解之以爲鬻冰由園苑梳樸爲兼  
并者欲占脂麻以不稔自當貴耳上又謂市易鬻果  
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  
不當以煩碎廢也

七年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易  
事

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  
衆言誼譁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爲呂嘉



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貴鬻廣哀羸餘是挾官府爲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詰之布卽上行人所訴並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固已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差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爲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卽軍器監鞠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

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月息錢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嘉問皆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後揣帝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宿怨故卒擠之而市易如故

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呂嘉問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較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爲額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其貸內帑錢歲償以息二十萬緡

元豐二年詔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或金銀爲抵

當無抵當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貪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銀抵當者減其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其半年衆議頗以爲愜

按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爲雖非

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夫祖宗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卽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爲均輸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



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今觀其法制大槩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爲抵二也貿遷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爲之然自可以富國則其才豈後世所能及然貸息抵當貿遷之事使富家爲之假以歲月豈不獲倍蓰千萬之利今考之熙寧五年賜內藏庫及京東路錢爲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萬緡至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僅總收百三十

三萬二千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貿遷圖利且放償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至使物價騰踴商賈怨讟而孳孳五年之間所得子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爲善言利乎桑劉有知寧不笑人地下又按鄭介夫熙寧六年進流民圖狀言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競由都城外徑過河北陝西北客之過東南者亦然蓋諸門皆準都市易司指揮如有商貨入門並須盡數押赴市易司賣以此商稅大虧然則市易司息錢所獲蓋不足以補商稅之虧矣



熙寧三年王韶置秦鳳市易司於古渭城

六年置兩浙市易司於杭州又置夔路市易司於黔州  
十二月置成都市易司

八年置廣州市易司又置鄆州市易司

熙寧六年詳定行戶利害所言乞約諸行利入厚薄納  
免行錢以祿吏與免行戶祇應自今禁中買賣并下雜  
買務仍置市易估市物之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  
則取辦焉皆從之

鄭俠奏議跋云京城諸行以計利者上言云官中每  
所需索或非民間用物或雖民間用物間或少缺率

皆數倍其價收買供官今立法每年計官中合用之  
物令行人衆出錢官爲預收買准備急時之用如歲  
終不用卽出賣不過收二分之息特與免行所貴於  
行人不至於急時枉用數倍之價至於破壞鋟本此  
法固善若要深合民心上等行人多出中等助之下  
等貧乏特與免官中只取足用無冀其餘則善矣洎  
至立法更不辨上中下之等一例出錢富者之幸貧  
者之不幸其不願者固多而願者少矣才立法隨有  
指揮元不係行之人不得在街市賣壞錢納免行錢  
人爭利仰各自詣官投充行人納免行錢方得在市

賣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賞此指揮行凡十餘日之間京師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負水擔粥以至麻鞋頭髮之屬無敢不投行者適因獻丞相書言及是又黎東美之前得子細陳述相次聞已  
有指揮些少擎負販賣者免投行然已踰萬緡之數  
三月二十七日聖旨所先放乃此免行錢也  
元豐三年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除之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

哲宗元祐元年外內監督市易及功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息并罰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釋之

紹興四年復置市易務唯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

元符三年市易務改名平準務

哲宗紹聖元年戶部言兩浙蠶絲薄今歲和買并稅紬絹請令四等下戶輸錢易左帑等紬絹用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

左司員外郎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爲苦何謂願請今復創增雖名濟乏實聚斂之術



大觀元年以坊郭戶預買有家至千疋或四五百疋者令諸路漕司詳度以聞

政和元年臣僚言兩浙因紹聖中王同老之請和買并稅紬絹疋有頭子錢又收市倒錢四十例外約增數萬緡以分給典吏等多者千餘緡少者五百緡於是詔罷市利錢

政和六年成都路官戶預買許減其半後河北諸路皆如之既而臣僚言二浙官戶猥多請均和預之數乃照舊嘗全利者如舊

七年詔和預買絹本以利民比或稍償雜物或徒給虛券爲民害多其令漕司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畫不以錢而以他物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給者以違制論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州朱勝非爲相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爲一百一十七萬疋每疋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

折帛和買非古也國初二稅輸錢米而已咸平三年始令州軍以稅錢物力科折帛絹而於夏科輸之此夏稅折帛之所從始也太中祥符九年內帑發下三司預市紬絹時青齊間絹疋直八百紬六百官給錢

率增二百民甚便之自後稍行之四方寶元後改給  
鹽七分錢三分崇寧三年鈔法既變鹽不復支三分  
本錢亦無

九月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  
懷今聞江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  
一以寬民力仍俵見錢違寘之法

二年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於是  
左相呂頤浩視師右相秦檜奏從之江淮閩廣荆湖折  
帛錢自此始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三十九萬疋江  
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二萬匹東川湖南綾羅

絕七萬疋四川廣西路布七十七萬疋成都府錦綺千  
八百餘疋皆有奇

神武右軍統制張俊置到產業乞蠲免應干和買等  
事紹興四年詔特依後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粒

米寸帛悉出民力陛下哀憫元元權俾士大夫及勳  
戚之家與編戶一等科敷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今俊  
獨得免則當均在餘戶是使爲俊代輸也人心謂何  
兼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此例求免何以拒  
之望命有司檢會官戶科敷及和預買等見行條法  
劄俊使知詔令以次官書行後省又言從俊之請則



恩加於將帥而害及於編戶望收還前詔乃所以安

俊其命遂寢越數年俊乞免歲輸和買絹

俊時爲少傅淮西宣

撫三省擬本歲特賜俊絹五千疋庶免起例上以示

俊因諭之曰諸將皆無此獨汝欲開例朕固不惜但

恐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須當自飭如作

小官時乃能長保富貴爲子孫之福俊惶悚力辭賜

絹俊喜殖產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右司

諫王璠言軍興以來費用百出州縣科敷有不能免

已詔官戶並同編戶所以寬下民也諸寺院之多產

者類請求貴臣改爲墳院冀免科敷朝廷優禮大臣

特從所請然官戶旣不免墳院豈緣官戶得免哉况  
今前宰執員數不少所在僧徒僥倖干請使莊產多  
者獨免則合科之物歸之下戶非官戶同編戶之意  
也詔戶部申嚴行下

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還和買本錢實數來上初  
魏疇在考功建言州縣和預買絹不給本錢乞就折民  
間應納役錢使官無受給之弊民無請給之勞尋下轉  
運常平司議冬十月兩浙轉運司言本路歲用和買本  
錢七十三萬餘緡無可那撥而常平司言此錢旣充和  
買則役人無以給之其議遂止

按折帛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則官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官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疋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則官價之不給久矣今乃甫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和買本錢實數來上豈其時上之人元未知邪或官吏肆爲欺蔽復以和買名色妄有支破邪魏疋之說固爲當理然役錢者應納之物也折帛者橫取之物也官惟其乏錢是以不免橫取於民若其可蠲則自當明蠲橫取之折帛錢正不必以應納之役錢比折也

四年十一月初令江浙民戶悉納折帛錢

六年兩浙轉運使李迨始取婺秀湖州平江府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八千緡有奇依折帛錢條限起發

十七年詔減折帛錢江南每疋爲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江南每兩三百兩浙四百自來年始

孝宗乾道四年宰執進呈度支郎官劉師尹奏江浙四路折帛錢紹興初年立價折納至十一年頓增一倍十二年九月赦書止令折十之一十五年又詔兩浙夏稅紬絹疋減一貫和預買減一貫二百江東西減兩貫緣州縣不盡遵依暗有增添乞裁減以寬民力上曰朕未



嘗妄用一毫只爲百姓可從之冬十有二月甲辰詔兩  
浙江東西路乾道五年夏稅和買折帛錢並權與減半  
輸納一年如州縣過取一文以上許人戶詣檢鼓院進  
狀陳訴

淳熙十一年臣僚言浙東和買紹興路偏重浙西臨安  
府偏重尋論兩浙漕臣錢冲之臨安守臣張杓條奏  
又言和買科取人皆規避田愈多則折戶愈不一其  
始也敷及上戶而中戶不與其後也上戶巧爲規避  
而中戶不得免乾道二年每物力戶二千敷和  
買一疋至淳熙七年十五千敷一疋數年後可知也

其弊皆由不以田畝均敷其害至此惟平江一郡和  
買皆畝均故民之詭名少望先自浙東西行以畝均  
敷之法則民不偏受其害

汪義端言若和買用畝頭均敷則上戶頓減而下戶  
頓增蓋下五等人戶元不預和買但每丁有丁絹有  
丁綿有丁鹽錢今又以畝頭均受上戶和買則是以  
一小民之身些小薄瘠之產而納數項之稅賦合將  
逐縣浮財物力只照舊例均敷於四等以上爲是

光宗紹熙元年臣僚言廣德軍兩縣物力不多而和預  
買絹乃二萬六千餘疋視他郡十倍其數民何以堪戶

部看詳紹興三年已減一萬一千一百餘疋後因守臣胡彥國於經界時妄復元數民不勝困於是江東運副林岍奏增復之數姑減一半漕司通融代納三分之一餘二分倚閣今本部更與抱認一分餘一分令本軍措置從之

三年臣僚言今日取民已重未能蠲除使之均平民亦無怨然有甚不均者夏稅和買之有折帛官戶則多納本色秋米之有加耗官戶則止納正數和糴非正賦不得已而取之乃止敷民戶而不及官戶夫有官君子居位食祿正宜率先鄉里以應公上之需乃恃勢自私如

此不均孰甚焉望申嚴諸州縣應折變加耗科敷之類官民戶並一概輸納違許內外臺劾奏從之  
祕書郎孫逢吉言和買爲民間白着之賦雖正月給散本錢之法尚載令甲而人戶鈔旁亦有見錢請給之文然上下皆知其爲文具也中興之初絹價暴增疋至十貫高宗念下戶重困乃令上戶輸絹下戶輸錢於是有折帛之名疋折六貫或七貫和議既定物帛稍賤又令輸紬者以八分折錢輸絹者以三分折錢餘輸本色遂爲定制朝廷以經費之故未能裁損州縣又於此外苛取民力安得不重困哉



侍御史林大中論江浙四路和買之弊略謂今日東南所入之數較之祖宗時已不啻數倍掌計之人倘循中制取之一歲之入自足以給一歲之用苟為國斂怨所得少而所失多矣

時東南諸路歲起紬三十九萬疋

浙東上供八萬淮衣福衣八千浙西

上供九萬二千淮衣萬六千江東上供九萬淮福衣

二萬七千江西上供五萬二千淮福衣萬五千湖北

上供三百 絹二百六十六萬疋

浙東上供四十三萬皆有三奇

千天申大禮八千浙西上供三十八萬一千淮福衣

十三萬八千天申大禮萬疋江東上供四十萬六千

淮福衣十三萬九千天申大禮八千江西上供三十

萬四千淮福衣六萬七千天申大禮八千已上皆有

奇淮東天申大禮五萬九百五十淮西大禮三千七

百湖南天申大禮四百廣東天申大禮四千六百廣

西天申大禮 綾羅總三萬餘疋

浙西綾八千七百婺

六千五百 州羅二萬湖南平

三其淮福衣及天申大禮與綾羅紬總五十二萬疋

有奇皆起正色其紬絹二百五十六萬餘疋約折錢

一千七百餘緡而綿不與焉

葉適應詔條奏言何謂和買之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又於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民固以二稅為常賦也豈宜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內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已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賣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

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莫之敢蠲耳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之爲上供者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宮禁官吏時節支賜格令之所應與者一切不行可也和買旣罷取民之名正義聲暢於海內矣又曰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軍興絹價大踴至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爲折帛其說曰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卽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

乃三倍於本色旣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况欲大有爲於天下乎雖然折帛之爲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陛下必鉤考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錢不減和買折帛不罷舍目曉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爲將良平不能爲謀者也

寧宗嘉泰二年判建康府吳琚奏本府在城上元江寧兩縣昨因兵火遂將營運和買綿絹數在外三縣內句



容除元額外增絹二千一十九疋綿二萬一百六十兩  
繼嘗請減於朝而時相無田土在句容謂秦檜獨不與減  
今欲與盡減續增之綿永除下邑偏重之害本府自行  
承認減數並可

嘉定十一年夏五月臣僚言鄱陽爲邑經界之初稅錢  
額管八千六百四十二貫有奇每稅錢一百文敷和買  
六尺四寸八分有畸吏緣爲姦有增益積至嘉定九年  
遂及七尺五寸六分又且見寸收尺謂之合零就整去  
年復頓增三寸以最小崇德一鄉言之嘉定九年分額  
管五百貫文有奇敷和買絹九百三十餘疋去年只管

九百四十貫有奇乃增至九百五十五疋可知其他乞  
明詔有司痛爲革絕從之

市舶互市 宋初承周制與江南通市乾德二年不許  
商旅涉江於建陽漢陽蘄口置三權署通其交市開寶  
三年徙建安權署於揚州及江南平權署仍舊置專掌  
茶貨

互市者自漢初與南粵通關市其後匈奴和親亦與  
通市後漢與烏栢北單于鮮卑通交易後魏之宅中  
夏亦於南陞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  
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

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

右宋三朝國史食貨志略言歷代互市之概今錄於此

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止齋陳氏曰是時市舶雖始置司而不以為利淳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然利殊薄元豐始委漕臣覺察拘攔已而又置官望舶而泉杭密州皆置司崇寧置提舉九年之間收置一千萬矣政和四年施述奏市舶之設元符以前雖有而所收物貨十二年間至五百萬崇寧經畫詳備九年之內收至

一千萬其後廢置不常今惟泉廣州提舉官如故北蕃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權務命常參官與內侍同掌輦香藥犀象及茶與交市後有范陽之師乃罷不與通

端拱元年復詔許互市 二年復禁之  
淳化二年置權如舊制尋復罷

景德初通好北戎乃復於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權場

凡官鬻物如舊而綿漆器稭糯所入有錢銀布羊馬橐駝歲獲四十餘萬東夷西戎南蠻溪洞皆聽與邊



人市易

景德四年夏州納款於保安軍置權場以緡帛羅綺易羊馬牛駝玉氈毯甘草以香藥斃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糯羊角礪砂柴胡菴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

仁宗時詔杭明廣三州置市舶司海舶至者視所載十算其一而市其三海舶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皇祐中總其數五十三萬有餘陝西權場二天聖中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卽詔陝西河東絕其互市廢保安軍權場後又禁陝西並邊主兵官與屬羌交

易久之元昊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歷六年從其請復爲置場於保安鎮戒二軍歲售馬二千匹羊萬口繼言驅羊馬至無放牧之地爲徙保安軍場於順寧寨旣而番商卒無至者朝廷亦不詰

英宗治平四年河東經略司言夏人勾通和市初夏人攻慶州大順城詔罷歲賜禁邊民毋得私貿易至是上章謝罪復許之

神宗熙寧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二十萬緡於權場貿易至明年終償其直從之

九年詔立與化外人私相貿易罪賞法河北漕司請也

卷二十一  
河北四榷場自治平四年其物貨專掌於三司之催  
轄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置簿督之至是以私販者  
衆故有是命

哲宗元祐元年杭明廣三州市舶是年收錢糧銀香藥  
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三緡疋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  
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六緡疋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  
五年刑部言賈人由海道往外蕃請令以賈物名數并  
所詣之地報所在州召保毋得參帶兵器或違禁及可  
造兵器物官給以文憑若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住高  
麗新羅登萊州境者罪以徒住北界者加等

宣和七年以度僧牒給舶司爲折博本廣南福建兩浙  
五百至三百各有差

高宗紹興二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請入貢上諭大臣令  
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

臣僚言邕欽廉三州與交趾海道相連亡賴之徒掠  
賣人口販入其國貿易金香以小平錢爲約詔監司  
守倅巡捕覺察

四年詔川陝卽永康軍威茂州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  
司於邕管歲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語不通一聽譯者  
高下其手吏因緣爲姦非守倅廉明則弊倅滋甚凡蠻



人將以春二月市馬必先遣數十騎至寨謂之小隊如先失其心則馬不至矣言者謂當厚其繒綵待以恩禮十二年盱眙軍建權場置官監準平搭息不得過三分兌賣入官別搭息與北官博易應造軍器之物及犬馬等並禁其淮西京西陝西權場如之於是沿淮上下東自揚楚西際光壽禁止私渡凡南客販到草末茶止許本場折博不得令南北客相見北使所過有博易者許接送伴使應副

十九年罷國信所博易

二十四年詔四川茶馬復置黎州在城及雅州礪門靈

門兩寨博易場

詳見茶考

二十九年詔存盱眙軍權場外餘並罷

建炎元年六月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悅權近自今有以篤褥香指環瑪瑙貓兒眼睛之類博買前來及有虧蕃商者皆重寘其罪今提舉按察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取材舶司每令揀選堪用者起發凡舶舟之來最大者爲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胡人謂三百斤爲一婆蘭也次日牛頭舶比獨檣得三之一次三木舶次料河舶遞得三之一也

紹興十七年十一月詔三路舶司蕃商販到龍腦沉香

丁香白豆蔻四色並抽解一分餘數依舊法先是十四年抽解四分蕃商訴其太重故也

上因問御史臺檢法張闡舶歲入幾何闡奏抽解與和買歲計之約得二百萬緡上云卽此卽三路所入皆常賦之外未知戶部如何收附如何支使令輔臣取實數以聞

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舶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苟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邇來抽解名色旣多兼迫其輸納使之貨滯而價減所得無幾恐商旅不行乞下市舶司約束從

之旣而市舶司條具利害謂抽解舊法十五取一其後十取其一又後擇其良者如犀牙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真珠十分抽一又博買六分舶戶懼抽買數多所販止是麤色雜物照得象牙珠犀比他貨至重乞十分抽一之外更不博買且三路船舶各有司存舊法召保給據起發回日各於發舶處抽解近緣兩浙舶司申請隨便住舶變賣遂壞成法乞下三路照舊法施行兼商賈由海道興販其間或有盜賊風波逃亡者回期難以程限乞令召物力戶充保自給公憑日爲始若在五月內回舶與優饒抽稅如滿一年內不在饒稅之限滿一年



之上許從本司根究責罰施行若有透漏充保物力戶同坐從之

見任官將錢寄附綱首客旅過蕃買物者有罰舶至抽解和買入官外違法抑買許蕃商越訴計贓坐罪國家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民用日以枵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而暮夜買遷黠吏受賕而縱釋莫問其弊卒不可禁矣

六年詔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船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補助以上者補官有差監官推賞其後監官等止將海商人蕃興販便作招誘計數該賞者多而發到香貨下色者皆充數紐估乃詔舶司相度措置毋容僥倖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一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市糴考二

常平義倉租稅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

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

則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 謂賈人之多蓄積也 乘民之不給百

倍其本矣

給足也以十取百

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

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

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

委積也

然而民有饑



餓者穀有所藏也

謂富人多藏穀也

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

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民輕之之時官為歛糶人

重之之時官為散之

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

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

六斛四斗為鍾鏹錢貫

千室之邑

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

奉謂供奉

耜器械種饒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

民矣

豪謂輕侮之

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

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

羨餘也羊見反

不足而御其財物

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

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

有不通其術焉

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

輕重貴賤由君上也

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

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

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

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

國之廣狹肥磽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

之則必積委幣

委蓄也各於州縣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

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

於是縣州里受公錢

公錢即積委之幣

秋國穀

去參之一

去減也邱呂反

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

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

一其穀價而收藏之

國穀三分則

二分在上矣

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糶也則魏李悝行平糶之法上熟糶三捨一中熟



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泰春國穀倍重數也

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

泰夏賦穀以理田土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土斂

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

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重之相因

令本意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

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

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

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

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

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

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

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

侈以重藏經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

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此人謂糴工商甚賤傷農人傷

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

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

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

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歲終為粟九十石餘有四

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

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



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喪之費

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

而令糶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

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

百石計人歲終長四百石官糶三百石此為糶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百

糶三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糶下熟自倍餘百石自倍

二百石此為糶二而舍一也故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

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糶其五十石云小饑則收百石平

下熟糶一謂之中分百石之一也中饑七十石收二分大饑

百畝之收收百五十分之二也故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

饑收百石收三分之一也以此推中饑七十石收二分大饑

三十石之大小中饑之率故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

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

發小熟之所歛官以歛藏出糶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

發大熟之所歛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人

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按古今言糶糶歛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然

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濟民管

仲言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

其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

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強擅之

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

之人為制其輕重時其歛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為

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諉曰國家不取必爲兼并者  
所取遂歛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漢五鳳中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  
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  
京師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  
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  
便之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

按後漢書劉般傳顯宗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

以爲便般對以爲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  
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  
帝乃止然則豈後來卒置之歟般所言者後世常  
平之弊常平起於孝宣之時蓋至東漢而其弊已  
如此矣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  
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  
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  
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  
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



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利而未作不可禁也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

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

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治建業今江寧郡南徐州二百

萬治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市糶南荆河州二百萬治壽春市

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治潯陽市米胡麻荊州

五百萬今江陵郢州三百萬治江夏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

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今長沙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

萬治汝南今義陽郡西荆河州二百五萬治歷陽南兗州二百五

十萬治廣陵雍州五百萬治襄陽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

所在市易

後魏孝莊時祕書丞李彪上奏曰今山東饑京師儉臣

以為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

各立官司年豐糶積於倉時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如

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

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先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

收內兵資與人和糶積為邊備也

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



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  
當年義租充入

齊制歲每人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

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  
後周文帝創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  
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  
秋歛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  
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

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  
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

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  
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  
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  
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  
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社司執帳檢  
校每年收積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  
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  
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  
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  
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



州若人有早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  
詔秦渭河廓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  
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  
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致堂胡氏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  
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  
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  
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况素無備乎百姓知擠於  
溝壑耳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  
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

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  
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  
人耳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百里以就龠合  
之廩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  
坐視流散無矜恤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  
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  
不可收壅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縣置社  
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卹農之政其庶有瘳乎  
唐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  
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

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土地所宜寬鄉歛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爲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

開元七年敕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夔綿益彭蜀資漢劍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每糶具本利與正倉帳同申

二十二年敕應給貸糧本州錄奏待敕到三口以下給米一石六口以下兩石七口以下三石給粟準米計折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爲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豆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準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

天寶八載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糶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



關內 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 十一萬二千二十九石

河西 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

隴右 十四萬八千二百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倉 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 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倉 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 二萬八千四百四十石

永豐倉 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 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倉糧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內道 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 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東道 一千五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石

河西道 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 二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劔南道 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 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 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 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 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糧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

關內道 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 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 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 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 二十萬三十四石

劔南道 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 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 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 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 二百八十七萬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糧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關內道 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 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 三萬一千九十石

隴右道 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劔南道 萬七百十石



河南道

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

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

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

六十萬二千三十石

二十八年敕諸州水旱皆待奏報然後賑給道路悠遠往復淹遲宜令給訖奏聞

天寶六載太府少卿張瑄奏准敕節文貴時賤價出糶賤時加價收糶若百姓未辦錢物者量事賒糶至粟麥熟時徵納臣商量其餘糶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迴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

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元宗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餒死相食不可勝計陛下卽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倉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

軍用蹙迫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

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爲相有彭果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廩益羨自是元宗不復和糴於東都按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恃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先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沂流以入關是以其至也采難故開元以前歲若不登天子嘗移蹕就食於東都自牛仙客獻策和糴然後始免此行然肅代之後旣

無東幸之事東南餽餉稍不至則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憂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爲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爲法以取之祇益見其不足耳

天寶中歲以錢六千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



遞輸京倉者百餘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

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爲吐蕃蹂躪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代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水

災州縣斗減時價五十以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估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遺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議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貯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歛而後給直追集停擁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



實害民

白居易上疏曰和糴之事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不然配戶督限蹙迫鞭撻甚於稅賦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且本請和糴惟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願來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爲和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斗斛免令賤糴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真爲利況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

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貨易不免損折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斗斛則既無賤糴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間曾爲和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爲畿尉曾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聞伏望宸衷俯賜詳察

元和六年制京畿舊穀已盡粟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糧處依例借



貨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賑貸並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填納

元和七年戶部奏今年冬諸州和糴貯粟澤蔡四十萬石鄭滑易定各一十五萬石夏州八萬石河陽一十萬石太原二十萬石靈武七萬石振武豐化鹽州各五萬石凡一百三十萬石令於時價每斗加十文所冀人知勸農國有常備

十二年詔諸道應遭水州府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賑給訖具數聞奏

十三年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斗斛請準舊例減估出糴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縣得專以利百姓從之

長慶元年以京北京西和糴擾人罷之

四年詔於關內關外折糴和糴一百五十萬石用備饑歉

寶歷元年以兩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糴二百萬斛以備災沴

開成元年戶部奏應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伏請今後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歛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久自致盈充縱逢水旱之災豈絕流亡

之慮從之

太和間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  
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  
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  
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  
所收二稅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與民  
三年詔民有欲借義倉粟充種食者令州縣卽計口給  
計以聞勿俟報義倉不足當發公廩者奏待報  
四年詔曰諸州義倉用振乏絕頗聞重疊輸送未免勞  
煩宜罷之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  
抵江淮給其茶鹽每一百萬石爲一界祿仕之家及形  
勢戶不得輒入粟

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  
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以貯之俟歲饑卽減價  
糴與貧民

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穀稍貴卽減價糴與貧民不  
過一斛

真宗咸平二年於福建置惠民倉

真宗景德三年詔於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



南兩浙各置常平倉

惟沿邊州郡則不置

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

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二三千貫付司農司係帳三司不問出入委轉運使併本州委幕職一員專掌其事每歲秋夏加錢收糴遇貴減價出糴凡收糴比市價量增三五文出糴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止於五萬石或三年以上不經糴卽回充糧廩別以新粟充數

天禧四年詔荆湖川陝廣南並置常平倉

又詔諸州通河及大路人烟繁處多糴其僻在山險之處止約本處主客戶收糴

咸平六年出內府綾羅錦綺計直百八十萬貫與河北轉運使定價市鬻糴粟實邊

景德元年内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卽止市糴大中祥符初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靡限常數

初河東旣下減其租賦是後有司言其地沃民勤多積穀乃請每歲和糴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又京東西河北陝西切須糧食則州縣括民家所積量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其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江淮湖浙諸州置場和糴以裨



歲漕

天聖三年權三司使范雍言天下和買和糴夏秋糧草雖逐處開場多被經販行人小估價例外面添錢收買候過時乘宮中急市卽添價却將糴買者中賣致糧草怯弱枉費官錢不便乞行下及早開場依見賣時估趁時糴買不得容信作弊又臣僚言入中諸般糧草準備軍需其中有所定物價高大所入糧草低弱蓋因逐處官員自將收獲職田及月俸餘剩或糴米買麤弱斗斛支糴以互相容隱致虧損官錢軍人請得惡弱口糧或形嗟怨乞嚴禁絕從之

陝西糴穀歲預給青苗錢自天聖中罷不復給

河北舊有便糴之法聽民輸粟邊州而京師給以緡錢錢不足卽移文外州給之又折以象牙香藥景德元年三司請令河北有輸藁入官者準便糴粟麥例給八分緡錢二分象牙香藥其廣信安肅北平粟麥悉以香藥博糴從之自有事二邊戍兵渡廣師行饋運仰於博易有司務優物估以來輸入

仁宗留意兵食發內藏庫金帛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以賜三司因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旣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



收其直助邊亦可紓吾民之歛

神宗留意邊備務廣儲蓄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經畧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以備邊費自是三路封樁所給不可勝計或取之三司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鬻爵給度牒而出內藏錢帛不與焉

元豐元年詔河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自今罷之以其錢付轉運司市糧草

時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十三州一稅三十九萬二千餘石和糴八十二萬四千餘石所以災傷舊不

除免蓋十三州稅輕又本路恃爲邊儲理不可闕其和糴舊支錢布相半數旣畸零民病入州縣之費以鈔貿易於市人略不食半公家實費民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支與沿邊州郡市糧草封樁遇災傷據民不能輸數補填如無災傷三年一免輸朝廷用其議

五年詔以開封府界諸路封樁闕額禁軍及淮浙福建等路剩鹽息錢並輸糴便司爲本尋詔瀛定澶等州各置倉凡封樁三司毋關預委度支副使蹇周輔專其事結糴 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



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熙河財用孫迥究治以聞

寄糴 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

俵糴 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貫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卽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唯實邊亦免傷

農帝以爲然乃詔歲以米鹽錢鈔在京粳米總六十六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預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糴粟麥封椿卽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

均糴 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奏行之以人戶家業田土頃畝均敷上等則所均斛斗數多下等數少

五年言者謂均糴之法推行往往不齊故有不先椿本錢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而敷數過多有一戶而糴數百石者於是詔諸路毋輒均糴旣而州縣以和糴爲名裁價低下轉運司程督愈峻科



率倍於均糴之數詔約止之

博糴 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後秋成博糴 崇寧五年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

兌糴 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 元祐二年嘗以歲豐麥賤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卽許變轉兌糴

括糴 元符元年涇原經畧使章棻請並邊糴買務勝諭民毋得與公爭糴卽官儲有之括索蓄家量存其

### 所用盡糴入官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



以只糴之於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  
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  
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爲民病有不可勝言者蓋  
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  
先是常平倉領於司農寺景祐初始詔諸路轉運使  
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旣而淮南轉運  
使吳遵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  
餘萬歲饑不足以拯卹願自經畫爲二百萬他毋得  
移用從之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  
農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數移用畜

藏無幾自景祐初畿內饑詔出常平粟貸中一戶三  
斛慶歷中詔京西發常平粟以賑貧民自是數以賑  
貸而聚斂者或增舊賈以糴欲以市恩詔戒之又詔  
歲歉發以濟饑者不復督取然常平之積不厚亦以  
出多入少故也

自乾德初置義倉未久而罷明道二年詔議復之不  
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上疏行隋唐故事請復置  
大略請宜令五等以上戶計夏稅二斗別輸一升隨  
稅以入水旱減稅則免輸擇便地別置倉貯之領於  
轉運使今以一中郡計之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



歲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可備饑歉兼并之家占田廣則義倉所入多中下之家占田狹則義倉所入少及水旱賑給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中下之民實受其賜損有餘補不足天下之利下其事會議而議者異同遂詔止令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慶歷初賈黯又請立民社義倉然牽於衆論終不果行

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萬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糶可通

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豫給者聽之令隨稅納斗斛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旣受貸則轉運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所及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使農人得以趨時赴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歛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少分遣



官提舉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有緒乃推之  
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  
轉移法並從之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  
石諸路各置提舉一員以朝官爲之管勾一員京官爲  
之或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按青苗錢所以爲民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  
配也今觀條例司所請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  
願納錢者聽則未嘗專欲徵錢也曰凡以爲民公  
家無利其入則未嘗取息也曰願給者聽則未嘗  
抑配也蓋建請之初姑爲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

衆論而施行之際實則不然也

初王安石欲行青苗法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曰以  
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  
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  
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  
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  
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  
雖未嘗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則  
糴有貴必糴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  
晏之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推行此法晏之功可立俟



也安石乃止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召議事奏乞  
度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轉運司行青苗法春散  
秋歛與安石意合請施之河北安石遂行之四方蘇  
轍以議不合罷

熙寧二年帝閱羣臣奏以儀鸞司官孫思道言坐倉事  
善之坐倉者以諸軍餘糧願糶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  
其米於倉也詔條例司條例以聞條例司請如嘉祐附  
令敷坐倉故事行之

曾公亮謂支米有量數不同難以立價帝曰家各有  
斗人自知其所得之多寡雖定價庸何傷然此法第  
以卹軍班防監人可也安石曰誠然今立價自一千  
至六百過此則軍人自糶與民間所定價亦適平更  
增數錢未至傷民價錢賤於所定則軍人受惠矣帝  
曰善而司馬光恐其動衆因經筵進對爲帝言之呂  
惠卿曰諸軍糶石米止得八百募其願以一千糶之  
何以致動衆王珪亦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至  
京師今京師乏錢及用錢百坐倉糶一斗此極非計  
異日帝又謂執政坐倉糶米何如珪等皆起對曰坐  
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帝曰未嘗也光曰坐倉  
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糶米

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之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爲利害非臣所知也惠卿曰今京師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爲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發泄必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

元符以後又有低價抑糴之弊詔禁之

三年詔青苗錢不許抑配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禁止敢沮遏願請者按罰亦如之

初勅旨放青苗並聽從便而提舉司務以多散爲功又民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分配又兼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廉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喧然以爲不便而廣廉入奏言民間歌舞聖德會言者交攻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

判大名府韓琦言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公家無所利其入



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納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官吏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與無業客戶或願請而將來必難催納將來必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賠之患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

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適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以爲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上乃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有青苗而使者強與之乎王安石勃然曰苟從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上終以琦說爲疑與安石問難安石翌日遂稱疾不出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卽欲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上更



以爲疑安石再視事入謝上勞問曰青苗法朕誠爲衆論所惑今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少錢物耳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壞法如預買紬絹行之已久亦何常失陷錢物安石旣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初安石在告曾公亮陳升之等舉行前詔乃刪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語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乃面責曾公亮等公亮不能抗

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乃在十年之後非今

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喆窳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



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况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爲之倚閣春債未了秋債復來歷年浸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并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

凡粟帛軍須之費將誰從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愷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



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只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贖贍乎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爲散青苗錢之害

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

條例司奏專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爲之旣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爲不當看詳疏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要切之語曲爲沮格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繆妄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况今天下田稅已重又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麩錢鞋錢之類凡十餘件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低估價直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每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有預



備收賣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錢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且坊郭有物力人戶從來不曾見肯零糴常平倉斛斗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爲名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爲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惟陛下深詳其妄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提舉司以戶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議紛紛皆

云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略見周禮有此則豈得不爲愧耻光又言青苗錢雖不令抑勒而使者皆諷令抑配如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勅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卒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於抑勒也

知青州歐陽修言田野之民蠢然安知周官泉府爲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臣愚以爲必若使天下曉然知非爲利則乞除去二分息但納本錢又言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

接之時尚有可說若秋料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耳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以此而言秋料可罷不散中書言修擅止給青苗錢欲下問罪詔放罪改知蔡州 知亳州富弼亦坐論青苗移鎮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貫爲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錢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舉况正

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斂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取青苗錢乃別爲一賦以弊之也坐謫監南康鹽酒稅

七年上患俵常平官吏多違法安石曰若俵常平稍多縣分專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給納役錢及常平度不過置五百員費錢三十萬貫今歲收息至三百萬但費三十萬不爲冗費也上從之至元祐元年罷

帝以久旱爲憂翰林承旨韓維言畿縣近日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爲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



著作佐郎黃顏言給納青苗錢穀乞詔州縣視年豐  
荒爲給散多少毋以元散數爲額

七月帝以諸路旱災常平司未能賑濟諭輔臣曰天下  
常平倉若以一半散錢取息一半減價糶貴使二者如  
權衡之相依不得偏重民必受賜自是詔諸路州縣據  
已支見在錢穀通數常留一半外方得給散

九年詔司農寺自今兩經倚閣常平錢人戶更不得支  
借錢斛帝謂天下常平錢穀十常七八散在民間又連  
歲災傷倚閣迨半止務多給計息爲功不計督索艱難  
豈惟虧失官物兼百姓被鞭撻必衆故也

十年提舉兩浙路常平言災傷累年丁口減耗凡九年  
以前逃絕戶已請青苗錢斛見戶有合攤填者乞需豐  
熟日理納外更有全甲戶絕輸償不足或同甲內死絕  
止存一二貧戶難以攤納者更乞立法從之

元豐元年詔常平倉錢穀當輸錢而願入穀若金帛者  
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者足以錢錢不盡其物者  
還其餘直又聽民以金帛易穀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  
凡錢穀當給若糶皆用九年詔書通取留一半之餘  
六年戶部言準朝旨諸路散斂常平物可自行法至今  
酌三年斂散之中數取一年爲格歲終較其增虧今以

錢糧穀帛貫石匹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歛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豐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歛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三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歛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歛少及散歛俱少處戶部下提舉司具析以聞

八年八月詔給散青苗不許抑配仍不立定額

時哲宗已卽位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

### 法

左正言朱光庭言天下青苗錢除支俵外見在錢數尚多乞並用收糴可存留斛斗凡遇豐年則添價以糴遇歲饑則減價以糴大饑則貸之候豐歲輸還更不出息

門下侍郎司馬光劄子言常平之法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向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糴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慢厭糴糴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時農人



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糶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中糶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糶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糶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司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至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糶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

四月詔再立常平穀錢給歛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分

左司諫王巖叟中丞劉摯右司諫蘇轍等交章言其非右僕射司馬光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青苗錢曰先朝初散青苗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立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近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親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



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常平錢斛限  
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  
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又令取人  
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前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  
朝旨本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  
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切如向日置提舉官時今欲  
續降指揮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  
戶自執狀納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  
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强行抑配仍仰提點  
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以此爲法騷擾者卽時取

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  
聞奏從之錄黃過中中書舍人蘇軾奏曰臣伏見免  
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少加損益  
欲行紜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熙寧之法本不許抑  
配而其言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猶在也昔者  
州縣並行倉法而受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旣罷倉法  
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  
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農  
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卽酒課暴增此臣  
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



宅僱妻女溺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  
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  
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十日指揮猶許人戶情願  
未免於設法罔民便一時非理之私而不慮後日催  
納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  
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  
之息以賈無窮之怨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  
特降指揮青苗錢斛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者候  
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  
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

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呂  
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  
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  
未敢書名行下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  
建請復青苗錢四月二十六日指揮盡純仁意時司  
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不報  
光等具劄子乞約束抑配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  
始大悟遂力疾入對於簾前曰近者不知是何姦邪  
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錢遂  
罷不復散



按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並進用革新法之病民者如救頭然青苗助役其尤也然旣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請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溫公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勅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知也後以臺諫交章論列舍人不肯書黃遂大悟而不復再行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僱募者居其半故差僱二者之法雜然並行免役六色之錢仍復徵取然則諸賢雖號爲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

是非可否胸中蓋未嘗有一定之見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爲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旣有二分之息提舉司復以多散爲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旣取一分之寬剩而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僱人給直日損遂至寬剩積壓此皆其極弊處至紹聖國論一變羣姦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宜不遺餘力然考其施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額抑配人戶助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歛之意反不如熙寧之甚矣觀元祐



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則知興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窒之觀紹聖之青苗取息役錢寬剩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歛以賑凶饑廣畜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晦菴之說如此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資僱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二蘇之說如此介甫狠復不能熟議緩行而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

說激之羣愴因得以行其附會謀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紹聖紹述之事章惇爲之宗主然惇元祐時嘗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寧初以僱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僱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其說不惟切中元祐之病亦且深知熙豐之非然則後來之所以攘臂稱首者正張商英所謂熱荒要做官而民間之利病法度之是非未嘗不了然胸中也其姦人之雄歟

紹聖二年戶部尚書蔡京乞下有司檢會熙寧元豐青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爲定制淮南轉運副使莊公岳言自元祐罷提舉官錢穀爲他司侵借所存無幾欲乞追還向所侵借令當職官依限給散以濟乏闕隨夏秋稅償納勿立定額自無抑民失財之弊 右承議郎董遵言青苗之制乞歲收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其出息至寡則可以抑兼并之家賞旣不行則可以絕邀功之吏詔並送詳定重修勅令所徽宗政和八年御筆常平歛散法利天下甚博而比年以來諸路欠闕至未及散而遽取之甚失神考制法之

意令常平司恪遵條令歛散必時違者以大不恭論宣和五年詔州縣每歲支俵常平錢穀多是形勢戶請求及胥吏詐冒支請令天下州縣每歲散錢穀旣畢卽揭示請人數目逾月歛之庶知爲僞冒者得以陳訴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糴州縣視爲文具以新易舊法也間有損失蠹腐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法也間有悉充他用而實無所儲詔委官徧行按視紹興九年宗丞鄭鬲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卽詔行之上因諭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時賑饑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二十八趙令諤言州縣義倉米積欠陳腐乞出糶及水旱災荒不拘檢放及七分便許賑濟沈該奏在法義倉止許賑濟若出糶恐失初意乃令量糶三之一椿收價錢次年收糶撥還

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乾道九年依例取撥常平義倉賑給上命以常平米低價出糶以義倉米賑濟

寧宗慶元四年臣僚言州縣受納苗米於法義倉米合於當日支撥而因循於州用不復撥還人戶納苗稍及分數例多折納價錢其帶義倉錢並不許撥此因納苗

而失陷義倉也至如紹興府八戶就行在省倉送納湖田米其合納義倉多不催理此因湖田納米而失陷也如淮浙鹽亭戶納鹽以折二稅其合納義倉多是不會拘催此因納鹽而失陷也常平失於兌換因致陳損此倉庾陳腐之弊也

常平米止許通留一年以新納秋苗換易支遣

常平專法主

管官替移無拖欠失陷方與批書離任今公然兌換陽爲自劾更不補還此州縣兌移之弊也常平和糶合專置倉厥今州縣多因受納以收到出剩撥歸常平倉羸落價錢此收糶官吏之弊也諸沒官產業并戶絕僧道田賣到錢數及亡僧衣鉢錢法當拘入常平州縣侵漁



鮮曾撥正此出賣官產之弊也若乃吏胥之祿合於免役錢內支給而所催役錢在州則主管官應副人情在縣佐以爲公用已催之數既不以供支遣又於方場錢內撥支未嘗入以爲出如公吏差出其本身初不請常平錢乃詭名借請或元非差出而妄作緣故至於吏胥自有定額今守倅視常平錢米爲他司錢物吏額日增請給日廣常平司委而不問若夫借請在法二分尅納今或一例借欠動至數百千例不除尅此其弊不一也倘不爲之隄防懲革則儲蓄日寡荒政無備乞明詔諸路提舉常平官講求措置亟去前弊責令逐州每季以

本州及屬縣收支常平義倉等錢米逐項細數申常平司不得泛言都數然後參照條法逐一審訂稍有失收失支勒令填納或有情弊必寘於法

嘉定十一年五月臣僚言頃歲議臣有請計義倉所入之數除負郭縣就州輸納外餘令逐縣置數自行收受非惟革州郡侵移之弊抑亦省凶年轉般之勞曩時州倉隨苗帶納同輸一鈔今正苗輸之州義倉輸之縣則輸爲兩輸鈔爲二鈔矣曩時鼠雀之耗蠹吏卒之需求一切倚辦於正稅而義倉不預焉今付之於縣旣無正稅獨有此色耗蠹需求又不能免矣於是議臣有請令



人戶義倉仍舊隨正稅從便就州作一鈔輸納而州縣復有侵移之弊臣聞紹興初臺臣嘗請通計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於本縣納開禧初議臣之請亦如之蓋截留下戶之稅米以補一縣之義倉其餘上戶則隨正稅而輸之州州得以補償其截留下戶之數州不以爲怨縣得此米別項儲之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致於艱食則縣不以爲撓一舉而三利得此上策也惟是負郭之義倉則就州輸送自如舊制至於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之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紙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

### 社倉

淳熙八年十一月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濟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廩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



以是行於司倉時陸九淵在勅令局見之歎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掛牆壁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賑恤

凡借貸者十家為甲甲推其人為之首五甲則本門倉自擇一公平曉事者為社首正月告示社首下都

結甲其有藏匿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人互相覺察及有稅錢衣食不闕者並不得入甲仍問人戶願與不願入

甲開具一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大人一石小兒減半五歲以下不預請甲頭加請一倍社首親自審訂

虛實取各人親手押字類聚齊備赴本倉再自審其無弊然後逐一排定甲頭寫上都簿明載某人借若干

石依正簿給關與甲頭收執請穀仍分兩時支散初當下田時次當耘耨時秋禾成熟還穀不得過八月三十

日納足穀有濕惡不實者罰之

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然今所在州縣間有行之者皆以熹之已行者為式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

而弊或主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無可給或拘納息米而未嘗除免甚者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斯民庶乎其有養矣

朱子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



其封鐻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又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

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高宗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

博糴極邊糧草每歲自三司拋數下庫務先封

樁緊便鈔然後召人入糴也所謂緊便鈔謂水路緊便處緊便鈔謂上三山場權務也

多者給官

誥少者給度牒於是或以鈔引數多不售而吏緣爲姦人情大擾於是減損其價勸誘富實積粟之家不拘官戶編戶至於斗面加擡有禁專斗乞取有禁凡朝廷降

金銀錢帛和糴而州縣阻節不卽支還者有罰

四川有對糴米謂如稅戶甲家當輸百石則又科糴百石所輸倍於正稅皆軍興後科配也

紹興八年侍御史蕭振言經制司糴米一例拋降數目如此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與百姓年例又添一番科率經制一司張官置吏止爲收糴一事如何拋與諸州乞別選官置場收糴從之

十五年詔禁州縣減尅價錢橫斂脚費如盤量出剩監官計剩數科罪

十八年戶部奏免和糴而命三總領置場糴之

孝宗乾道三年詔州縣只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得強配於民

四年糴本不給度牒關引只降會子品搭錢糧每石價錢二貫五百文又令人戶自行量槩凡江西湖南民間不便於關子令兩路繳回

淳熙四年詔四川旱傷處免糴上諭執政曰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處萬一軍興而屯駐處無米臨時豈不悞事大抵賑糴未可歲循環以備凶荒椿積米須留於要害屯軍所在庶幾軍民皆便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土貢考一

歷代土貢 進奉羨餘

禹貢兖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織文錦繡之屬盛之篚篚而貢 青州厥

貢鹽絺 細葛 海物惟錯 錯雜也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畎谷也怪石石

似玉 厥篚檿絲 檿桑蠶絲中琴瑟絃 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泗濱浮磬

淮夷蠙珠暨魚厥篚元纁縞 元黑縞縞白縞也明二縞俱細 揚州厥

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 瑶琨 美玉 篠簜 美竹 齒革羽毛惟木厥篚

織貝 織細苧貝水物 厥包橘柚錫貢 錫命乃貢言不常 荊州厥貢羽毛

齒革惟金三品  
椀榦栝栢榦栢也  
礪砥砮丹砮矢  
惟箇籥

楛三邦底貢厥名箇籥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澤傍三國常致貢之天下稱善  
包

橘匣也菁茅菁以爲酒厥篚元纁璣組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璣珠

類組善故貢之璣珠綬類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纁纁細

綿錫貢磬錯治玉日錯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玉名鏤剛鐵熊

羆狐狸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罽雍州厥貢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

似珠周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

嬪貢嬪故書作賓賓貢皮帛之屬三曰器貢宗廟之器四曰幣貢繡帛五曰

材貢木材也六曰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七曰服貢祭服八曰旂貢羽

九曰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爲贄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

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材物八材也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

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漢高帝十一年詔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

以人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詔見丁賦門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三十二 土貢一

十一



文帝後六年大旱蝗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

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

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

與道里費

元帝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

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緹為首服紈素為冬

服輕絹為夏服

東漢世祖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

有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澤之勞至乃煩擾道

上疲費過所其令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

薦宗廟者自如舊制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

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野王歲獻甘醪膏飴每輒擾人吏以為市樊儵臨終

奏乞罷之明帝從之

明帝永平十一年灑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綺方空縠吹綸絮

舊齊有三服官

今省

和帝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

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

狀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

安帝永初五年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

和熹鄧后詔蜀漢釵器凡帶佩刀並不復調

釵音口以金銀綠器

也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龔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還之

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於殿前乃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隋煬帝龍舟幸江都所過州縣五百里外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中宗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元宗開元二十四年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如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

代宗時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諸道多尚侈麗以自媚

德宗旣平朱泚之後屬意聚斂藩鎮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常臯有日進江西觀察李兼有月進他如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戶部財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十二三無敢問者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妝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所需脂盞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

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  
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  
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足相接於道故德裕推  
一以諷他又詔索盤條繚綾千疋復奏言太宗時使  
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詔嘉歎元  
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鵲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  
之卽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箏於  
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之罪夫鵲鵲鏤牙微物也二  
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  
之且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  
廣用千疋臣所未諭優詔爲停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翰林學士錢微懇諫  
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宣宗時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爲課  
績朝廷因爲甄獎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  
則安得羨餘南方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  
旣遭焚掠發兵費又百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  
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游宴省浮費而能致  
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致堂胡氏曰憲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



當朝多賢相繼論列雖寔不能革猶文爲之禁穆敬而後遂無復諫者非無進奉也蓋以爲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庫然因私獻以爲公家費策之次也觀張潛疏則益信羨餘之進累朝相襲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游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賞之審如是將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內其倚法剝削朝廷何自而稽之羨餘之名存而甄獎之令在彼必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增削所致也悅其名不去其實病源曷瘳不若禁絕羨餘無得進奉則民

瘼庶乎其少損矣

唐天下諸郡每年常貢

通典按今文諸郡貢獻皆取當土所出準絹爲價多不得過五十疋並以官物充市所貢至薄其物易供聖朝常制於斯在矣其有加於此數者亦折租賦不別徵科

京兆府

貢葵草席

地骨白皮

酸棗仁

華陰郡

貢鴟子十聯

烏鴟五聯

茯苓三十八斤

細辛四斤

茯苓三十八斤

今華州

馮翊郡

貢白裏皺文皮三十一領

今同州

扶風郡

貢龍鬚席十領

今岐州

新平郡

貢剪刀十具 蛇膽十斤 白火筋二十具 今邠州

萹豆 澡豆 五石

安定郡

貢龍鬚席十領 今涇州

彭原郡

貢五色龍鬚席十領 莞菁 荊芥 今寧州

菴蒿子 亭

汧陽郡

貢龍鬚席六領 今隴州

中部郡

貢龍鬚席六領 今坊州

洛交郡

貢龍鬚席六領 今鄜州

朔方郡

貢白氈十領 今夏州

安化郡

貢麝香二十五顆 今慶州

靈武郡

貢鹿角膠 代赭 花菴蓉 白鵬翎 今靈州

榆林郡

貢青龍角兩具 徐長卿十斤 赤芍藥十斤 今勝州

延安郡

貢麝香三十顆 今延州

咸寧郡

貢麝香一顆 今丹州

銀川郡

貢女稽布五端 今銀州

平涼郡

貢九尺白氈十領 今原州

九原郡

貢野馬勝皮二十一片 白麥麵印盛鹽 今豐州

會寧郡

貢駝毛褐兩段 今會州

五原郡

貢鹽山四十顆 今鹽州

新秦郡

貢青地鹿角二具 鹿角三十具 今麟州

單于都護府

貢生野馬勝皮總十二片

安北都護府

貢生野馬勝皮二十一斤



太原府 貢銅鏡兩面 甘草三十一斤 礬石三十斤  
龍骨三十斤 蒲萄粉屑 栝子仁  
貢人參二百小兩 墨三挺 今潞州

上黨郡 貢綾絹扇四面 龍骨二十斤 棗八千顆

河東郡 貢梁穀二十石 墨千四百七十挺 白穀五  
鳳栖梨三千五百顆 今蒲州

絳郡 貢正 梨三千顆 今絳州

平陽郡 貢蠟燭三十條 今晉州

西河郡 貢龍鬚席十領 石膏五十斤 消石五十  
斤 今汾州

弘農郡 貢麝香十顆 硯瓦十具 今虢州

高平郡 貢白石英五十小兩 人參三十兩 今澤  
州

太寧郡 貢胡女布五端 今隰州

昌化郡 貢胡女布五端 今石州

文城郡 貢蠟二百斤 今慈州

陽城郡 貢龍鬚席六領 今沁州

定襄郡 貢豹尾十枚 今忻州

樂平郡 貢人參三十兩 今儀州

鴈門郡 貢白鵬翎五具 熟青二十兩 熟綠二十  
兩 今代州

樓煩郡 貢麝香十顆 今嵐州

安邊郡 貢松子一石 今蔚州

馬邑郡 貢白鵬翎五具 今朔州

河南府 貢瓷器十五事

陝郡 貢栝子仁 瓜婁根各三十斤 今陝州

陳留郡

貢絹二十疋 今汴州

滎陽郡

貢絹二十疋 麻黃二十斤 今鄭州

臨汝郡

貢純二十疋 今汝州

睢陽郡

貢絹二十疋 今宋州

靈昌郡

貢綾二十疋並方文 今滑州

潁川郡

貢絹十疋 蔗心席六領 今許州

譙郡

貢絹二十疋 今亳州

濮陽郡

貢絹二十疋 今濮州

濟陰郡

貢蛇床子二十斤 絹二十疋 今曹州

北海郡

貢棗兩石 仙文綾十疋 今青州

淮陽郡

貢絹十疋 今陳州

汝南郡

貢鸚鵡綾十疋 今豫州

東平郡

貢絹二十疋 今鄆州

淄川郡

貢防風五十斤 進理石五斤 今淄州

臨淄郡

貢絲葛十五疋 今齊州

魯郡

貢鏡花綾十疋 紫英白二十二兩 今兗州

彭城郡

貢絹二十疋 今徐州

臨淮郡

貢綿二十屯 賁布十疋 今泗州

汝陰郡

貢綿二十屯 今潁州

東海郡

貢楚布十疋 今海州



濟陽郡

貢阿膠二百小片 鹿角膠三十小片 今濟州

鄆郡

貢紫石英二十兩 今沂州

高密郡

貢貲布十端 牛黃一斤 海蛤二十兩 今密州

東牟郡

貢牛黃百二十八株 水葱席六領 今登州

范陽郡

貢綾二十疋 今幽州

河內郡

貢平紗十疋 今懷州

魏郡

貢白綿紬八疋 白平紬八疋 今魏州

汲郡

貢綿三百兩 今衛州

鄴郡

貢紗十疋 鳳翮席六領 胡粉百團 今相州

廣平郡

貢平紬十疋 今洛州

清河郡

貢氈十領 今貝州

信都郡

貢絹二十疋 綿一十屯 今冀州

平原郡

貢絹二十疋 今德州

饒陽郡

貢絹二十疋 今深州

河間郡

貢絹二十疋 今瀛州

東萊郡

貢牛黃百二十二兩 今萊州

常山郡

貢梨六百顆 羅二十疋 今恒州

景城郡

貢細篔四領 細柳箱八十合 糖蟹二十 三坩 鱧鮓三百五十挺 今滄州

博陵郡

貢細綾千二百七十疋 兩窠細綾十五疋 瑞綾二百五十五疋 大獨窠綾二十五疋 獨窠綾一十疋 今定州

趙郡 貢綿五十疋 今趙州

鉅鹿郡 貢絲布十疋 今邢州

博平郡 貢紬十疋 今博州

文安郡 貢綿三百兩 今莫州

上谷郡 貢墨二百挺 今易州

樂安郡 貢絹十疋 今棣州

北平郡 貢蔓荆子四斤 今平州

密雲郡 貢人參五斤 今檀州

媯川郡 貢麝香十顆 今媯州

漁陽郡 貢鹿角膠十斤 今薊州

柳城郡 貢麝香十顆 今營州

歸德郡 貢豹尾三枚 今燕州

安東都護府 貢人參五斤

武威郡 貢野馬皮五張 白小麥十石 今涼州

天水郡 貢龍鬚席六領 芎藭四十斤 今秦州

安西都護府 貢礪砂五十斤 緋氈五領

北庭都護府 貢陰牙角五隻 速霍角十隻 阿魏截

交河郡 貢氈布十端 今西州

晉昌郡 貢草鼓子 野馬皮 黃礬 絳礬 胡桐

西平郡 貢特羊角十隻 今鄯州



隴西郡

貢麝香十顆 秦膠 今渭州

燉煌郡

貢碁子二十具 石膏 今沙州

酒泉郡

貢肉苳蓉二十斤 相脉二十 野馬皮兩

金城郡

張今肅州 貢麝香十顆 鼪鼯鼠六頭 今蘭州

安鄉郡

貢麝香二十顆 今河州

同谷郡

貢蠟燭十條 今成州

和政郡

貢龍鬚席六領並青黃色 今岷州

武都郡

貢蠟燭十條 蜜蠟 羚羊角 今武州

臨洮郡

貢麝香十顆 今洮州

懷道郡

貢麝金十兩 散金十兩 今宕州

寧塞郡

貢麝金六兩 大黃 戎鹽 今廓州

合川郡

貢麝香二十顆 今疊州

張掖郡

貢野馬皮十張 枸杞子六斗 藥二十斤

伊吾郡

貢陰牙角五隻 胡桐淚二十五斤 今伊州

廣陵郡

貢藩客錦袍五十領 錦被五十張 半臂

錦百段 新加錦袍二百領 青銅鏡十面 莞席十領 獨窠細綾十疋 蛇床子七斗 蛇床仁一斗 鐵精一斤 兔絲子一斤 斤 白芒十五斤 空青三兩 造水牛皮 甲千領并袋 今揚州

安陸郡

貢青紵十五疋 今安州

弋陽郡

貢葛十疋 生石斛六十斤 今光州

義陽郡

貢葛十疋 今申州

廬江郡 貢絲布十疋 石斛六十斤 今廬州

蕪春郡 貢白苧布十五端 烏蛇脯 今蕪州

同安郡 貢蠟五十斤 石斛六十斤 今舒州

歷陽郡 貢麻布十疋 今和州

鍾離郡 貢絲布十疋 今濠州

壽春郡 貢絲布十疋 生石斛五十斤 今壽州

齊安郡 貢紫苧布十端 蚕蟲二斤 今黃州

淮陰郡 貢貲布十疋 今楚州

漢陽郡 貢麻貲布十疋 今沔州

江陵郡 貢白方交綾二十疋 橘皮九十斤 梔子  
五斤 貝母十斤 覆盆子三斤 石龍芮

一斤 烏梅肉十斤 今荊州

永陽郡 貢苧練布十五疋 今滁州

襄陽郡 貢五盛碎古文庫路真二具 十盛花庫路  
真二具 今襄州

南陽郡 貢絲布十疋 今鄧州

淮安郡 貢絹十疋 今唐州

上洛郡 貢麝香三十顆 今商州

安康郡 貢麩金五兩 乾漆六斤 杜仲二十斤  
椒目十斤 黃蘗六斤 枳實六斤 枳殼

十四斤 茶芽一斤 椒子一石 雷丸五  
兩 今金州

武當郡 貢麝香二十顆 今均州

房陵郡 貢麝香二十顆 雷丸 石膏 蒼礬石  
今房州



漢東郡 貢綾十疋 葛五疋 覆盆子 今隨州

南浦郡 貢金五兩 今萬州

澧陽郡 貢柑子四百顆 橘子七百顆 龜子綾十疋 恒山一斤 五入篋四領 蜀漆一斤 今澧州

雲安郡 貢蠟百斤 今夔州

竟陵郡 貢白苧布一端 今復州

武陵郡 貢紵練布十端 今朗州

夷陵郡 貢茶二百五十斤 柑子二千顆 五加皮 二斤 杜若二斤 芒硝四十斤 鬼臼二斤 蠟百斤 今峽州

南賓郡 貢蘇薰席四領 綿紬五疋 今忠州

富水郡 貢白苧布十端 今郢州

巴東郡 貢蠟四十斤 今歸州

漢中郡 貢紅花百斤 燕脂一升 今梁州

通川郡 貢綿紬三疋 蜂香五斤 藥子二百顆 今通州

順政郡 貢蠟六十斤 今興州

巴川郡 貢牡丹皮十斤 藥子二百顆 今合州

清化郡 貢綿紬十疋 今巴州

洋川郡 貢白機十疋 今洋州

河池郡 貢蠟百斤 今鳳州

益昌郡 貢絲布十疋 今利州

咸安郡

貢綿紬十疋

今蓬州

盛山郡

貢蠟四十斤

車前子一升

今開州

始寧郡

貢綿紬十疋

今璧州

南平郡

貢葛五疋

今渝州

符陽郡

貢蠟五十斤

藥子二百顆

今集州

潞山郡

貢紬一十疋

買子木十斤

子一升

今

丹陽郡

貢方文綾七疋

水文綾八疋

今潤州

晉陵郡

貢細青苧布十疋

今常州

吳郡

貢絲葛十疋

白石脂三十斤

蛇床子三斤

鱈魚皮三十頭

鮫魚脂五十頭

壁胞七斤

肚魚五十頭

春子五升

嫩藕三百段

餘杭郡

貢白編綾十疋

橘子二千顆

蜜薑十斤

會稽郡

貢朱砂十兩

白編綾十疋

支櫻十疋

餘姚郡

貢附子百枚

今明州

東陽郡

貢紙六千張

綿六百兩

葛粉二十石

新定郡

貢交櫻三十疋

竹簞一合

今睦州

信安郡

貢綿百屯

紙六千張

今衢州

吳興郡

貢苧布三十端

今湖州

臨海郡

貢鮫魚皮百張

乾薑百斤

乳柑六千顆

永嘉郡

貢鮫魚皮三十張

今温州

新安郡

貢苧布十五端

竹簞一合

今歙州



長樂郡

貢蕉二十疋

海蛤一斤

今福州

清源郡

貢綿二百兩

今泉州

建安郡

貢蕉二十疋

練十疋

今建州

臨汀郡

貢燭二十條

今汀州

漳浦郡

貢鮫魚皮二十張

甲香五斤

今漳州

潮陽郡

貢蕉布十疋

蚶蚶膽十枚

鮫魚皮十張

州

甲香五斤

石井 鈔石

水馬 今潮

宣城郡

貢白苧布十疋

今宣州

豫章郡

貢葛十五疋

柑子六千顆

今洪州

鄱陽郡

貢麩金十兩

篔一合

今饒州

長沙郡

貢葛十五疋

今潭州

南康郡

貢竹布二十疋

今虔州

零陵郡

貢葛十疋

石鷲二百顆

今永州

臨川郡

貢葛布十疋

箭籜百萬莖

今撫州

桂陽郡

貢白苧布十疋

今郴州

廬陵郡

貢白苧布二十端

陟厘十斤

今吉州

潯陽郡

貢葛十疋

生石斛十斤

今江州

江華郡

貢零陵香百斤

白布十端

今道州

衡陽郡

貢麩金十四兩

今衡州

江夏郡

貢銀五十兩

今鄂州

宜春郡 貢白苧布十疋 今袁州

巴陵郡 貢白苧布十疋 今岳州

邵陽郡 貢銀二十兩 今邵州

蜀郡 貢單絲羅二十疋 高苧衫段二十疋 今益州

唐安郡 貢羅二十疋 今蜀州

濛陽郡 貢交機二十疋 今彭州

德陽郡 貢彌布十疋 紵布十疋 今漢州

通義郡 貢麩金八兩 柑子不限多少 今眉州

梓潼郡 貢綾十六疋 今梓州

巴西郡 貢雙紉二十疋 今綿州

普安郡 貢絲布十疋 蘇薰席六領 今劔州

閬中郡 貢重連續二十疋 今閬州

資陽郡 貢麩金七兩 柑子不限多少 今資州

臨邛郡 貢絲布十疋 今邛州

通化郡 貢麝香六十枚 扇香十枚 齊香十枚

交川郡 貢麝香三十枚 當歸七斤 羌活五斤

越雋郡 貢絲布十疋 進刀子靶六十枚 今雋州

南溪郡 貢葛十疋 六月進荔枝煎 今戎州

遂寧郡 貢檮蒲綾十五疋 乾天門冬百一十斤

南充郡 貢絲布十疋 今果州



仁壽郡 貢細葛五疋 今陵州

犍爲郡 貢麩金五兩 今嘉州

廬山郡 貢金 落鴈木 今雅州

瀘川郡 貢葛十疋 今瀘州

陽安郡 貢綿紬十疋 柑子不限多少 今簡州

安岳郡 貢葛十疋 天門冬煎四斗 今普州

洪源郡 貢蜀椒一石 今當州

陰平郡 貢麝香二十顆 白蜜一石 今文州

同昌郡 貢麝香十顆 今扶州

油江郡 貢麩金六兩 羚羊角六具 今龍州

臨翼郡 貢麝香三十四顆 今翼州 麘牛尾五斤 當歸十斤

歸城郡 貢麝香六顆 今悉州 麘牛尾五斤 當歸二十斤

靜川郡 貢麝香六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麘牛尾五斤 今靜州

恭化郡 貢麝香二十顆 今恭州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維川郡 貢麝香二十顆 麘牛尾十斤 今維州

和義郡 貢班布六疋 今榮州

雲山郡 貢麝香十顆 墨麘牛尾二斤 今秦州

蓬山郡 貢麝香十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今柘州

黔中郡 貢朱砂十斤 今黔州

盧溪郡 貢光明砂四斤 今辰州

靈溪郡 貢朱砂十斤 茶芽二百斤 今溪州

潭陽郡 貢麩金八兩 今巫州

盧陽郡 貢光明砂一斤 今錦州

清江郡 貢黃連十斤 蠟十斤 黃子二百顆 今施州

涪陵郡 貢連頭獠布十段 今涪州

寧夷郡 貢蠟五十斤 今思州

義泉郡 貢蠟燭十條 今夷州

龍溪郡 貢蠟二十斤 今業州

南川郡 貢布五端 今南州

南海郡 貢生沉香七十斤 甲香三十斤 石斛二十斤 鼈皮三十斤 蚺蛇膽五枚 蒼沉

香二十五斤 藤簞二合 竹簞五領 今廣州

始安郡 貢銀百兩 今桂州

安南都護府 貢蕉布十端 檳榔二千顆 魚皮二十斤 蚺蛇膽二十枚 翠毛二百合

普寧郡 貢朱砂二十斤 水銀二十斤 今容州

始興郡 貢鍾乳二十四斤 十二兩二分 竹子布十斤 五疋 石斛二十斤 今韶州

臨賀郡 貢銀三十兩 今賀州

連山郡 貢紕布十疋 鍾乳十兩 今連州

高要郡 貢銀二十兩 今端州

平樂郡 貢銀二十兩 今昭州

新興郡 貢銀五十兩 蕉五疋 今新州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土貢一

三



南潘郡 貢銀二十兩 今潘州

陵水郡 貢銀二十兩 今辯州

高涼郡 貢銀二十兩 蚺蛇膽二枚 今高州

海康郡 貢絲電四疋 今雷州

臨江郡 貢銀二十兩 今龔州

潯江郡 貢銀二十兩 今潯州

蒙山郡 貢麩金十兩 今蒙州

開江郡 貢斑布五端 今富州

修德郡 貢銀二十兩 今嚴州

臨封郡 貢銀二十兩 石斛十小斤 今封州

南陵郡 貢銀二十兩 石斛十小斤 今春州

招義郡 貢銀二十兩 今羅州

日南郡 貢象牙二根 犀角四根 沉香二十斤  
金薄黃屑四石 今驩州

定川郡 貢銀二十兩 今牢州

懷德郡 貢銀二十兩 今竇州

寧浦郡 貢銀二十兩 今橫州

象郡 貢銀二十兩 今象州

開陽郡 貢石斛三斤 銀二十兩 今龍州

感義郡 貢銀二十兩 今藤州

平琴郡 貢銀二十兩 今平琴州

合浦郡 貢銀二十兩 今廉州

連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義州

玉山郡 貢玳瑁二具 鼈皮六十斤 翠毛三百合  
甲香二斤 今陸州

寧仁郡 貢銀一十兩 今黨州

懷澤郡 貢細白苧布十端 今貴州

龍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柳州

銅陵郡 貢石斛二十小斤 銀二十兩 今勤州

海豐郡 貢五色藤鏡匣一具 蚌蛇膽三枚 甲煎  
二兩 鮫魚皮三 筌臺一 今循州

晉康郡 貢銀二十兩 今康州

恩平郡 貢銀二十兩 今恩州

朱崖郡 貢銀二十兩 直珠二斤 玳瑁一具 今  
崖州

萬安郡 貢銀二十兩 今萬安州

延德郡 貢藤盤 今振州

右通典所載唐朝諸郡土貢物件比唐書地里志所言各郡土貢微有不同又宋史地里志及會要亦各有土貢物件與唐亦小異今除土產已見地里考餘不悉錄而罷免蠲除之詔旨與其各物則不容不悉著之云

唐天寶前土宇廣於宋舉唐則可以見宋矣故不悉著宋史所

載詳見地里考

後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土貢一

三



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甿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詔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強率今部曲主場院厚歛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已或私納貨賂名曰貢奉用冀恩賞上始卽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普爲相勸上革去其弊是月申命諸州度支給費外凡金帛悉送都

下以助軍實無得占留方鎮闕帥守命文官權知所  
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條  
禁文簿漸爲精密由是利歸於上外權削矣

乾德四年罷光州歲貢鷹鷄放養鷹戶

開寶五年詔罷荆襄道貢魚腊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容州初貢珠

自廢媚川都禁民采珠未幾官復自采容州海渚亦  
產珠仍置官掌之至是加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  
衣服

真宗咸平二年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謂龍花蘂難得

之物宜充貢本州遂以爲獻上怒黜愈隸崖州仍絕其  
貢 是歲又減罷劔隴夔賀等五十餘州土貢又罷三  
十餘州歲貢茶

仁宗天聖四年却川峽獻織繡 又詔罷夔州玳瑁紫  
貝等貢

神宗元年上出諸州貢物各件自漳州山姜花萬朶以  
下至同州楹梲二十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慮其耗蠹  
民力詔罷之

諸路進奉金銀錢帛共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八貫疋兩  
金二千一百兩 銀一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兩

折銀錢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貫七十七文 疋帛八  
萬七千八百疋

同天節進奉一十二萬七百四十三貫疋兩 京東路  
金二百兩銀五千五百兩折銀錢四千三百二十四貫  
七百文絹七千三百疋 京西路金一百兩銀七千一  
百兩折銀錢二千六百九貫四百七十五文 淮南路  
銀九千二百五十兩折銀錢一千七十九貫二百二十  
一文 兩浙路銀一萬一千八百兩絹五千五百疋

江南東路金一千兩銀六千兩折銀錢五百八十貫絹  
四千疋 江南西路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絹二千五百



正 荆湖南路銀九千三百兩 荆湖北路銀八千一百兩 福建路銀一萬四千兩 廣南東路銀四千兩 江淮荆浙發運使副銀各五百兩 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銀一千兩

南郊進奉一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五貫正兩 京東路金七百兩絹一萬三千正折銀錢六百五貫文 京西路金一百兩銀一千三百兩絹一萬五千五百正折銀錢二千一百一十貫 淮南路銀三千五百兩折銀錢六千一百三十九貫五百一十二文絹一萬五千正兩浙路銀九千五百兩絹八千五百正羅一千正

江南東路銀五千五百兩折銀錢五百八十一貫一百六十九文絹九千正 江南西路銀一萬五百兩絹四千正 荆湖南路銀一千三百兩 荆湖北路銀七千八百兩絹五百正 福建路銀二萬三千兩 廣南東路銀三千兩 廣南西路銀五百兩錢二百三十貫文

右係畢仲衍中書備對所述元豐間諸路聖節南郊進奉金帛之數內同天節江南東路進奉金一千兩卽乾道間洪文敏公奏乞蠲減饒州聖節貢金而壽皇特旨減七百兩者是也蓋承平時聖節天下進奉通該金一千三百兩而江東路獨當一

千兩而江東之一千兩則又止饒州一郡所出云  
徽宗政和七年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二  
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  
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口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  
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  
竹四川佳菓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  
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卽達色  
香未變也乃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浩領之  
蔡京以曩備東封船二千艘及廣濟兵士四營又增制  
作牽駕人乞詔人船所比直達綱法自後所用卽從御

前降下使係應奉人船所數貢入餘皆不許妄進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常貢時新口味果實之類所在  
因緣更相饋送騷擾爲甚其令禮部措置除天地宗廟  
陵寢薦獻所須外餘並罷又詔天下土貢如金銀正帛  
以供宗廟祭享之費用以贍官兵之請給不可闕者依  
格起發外其餘藥材海錯邠州火筋襄陽府漆器象州  
藤合揚州照子之類一切罷之

紹興四年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之餘乞蠲免大禮銀  
絹戶部奏晟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生辰及大禮進  
貢乃臣子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若民力無所



從出合預降詔曲加慰諭止其進奉則君臣恩禮兩盡  
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蓋已非是矧又不許臣竊以  
爲過矣望特與蠲免仍詔戶部淮南諸郡如合行除放  
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意自出朝廷人知感悅  
乃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銀絹並蠲之

紹興二十六年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一百疋 又  
詔罷連州歲貢珠子其籍定蠶丁並放逐便

二十七年宰執奏四川便民事上曰蜀製造錦繡帟幙  
以充歲貢聞十歲女子皆拘在官刺繡朕自卽位以來  
不欲土木被文繡首爲罷去後來節次科敷多所蠲減

想民力稍寬矣

三十二年孝宗登極赦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  
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強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虫珍  
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爲苦  
太上皇帝嘗降詔禁約貢奉竊慮歲久未能遵承自今  
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  
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  
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二





